

[美] 雅克·巴尔赞 著

我们应有的文化

严忠志 马驭骅 译

The Culture We Deserve



[美] 雅克·巴尔赞 著

The Culture We Deserve

我们应有的文化

严志志 马驭骅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我们应有的文化 / (美) 巴尔赞著; 严忠志, 马驭骅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4

书名原文: The Culture We Deserve

ISBN 978 - 7 - 308 - 06726 - 3

I. 我… II. ①巴…②严…③马… III. ①文化 - 研究
②艺术 - 研究 IV. G J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60021 号

我们应有的文化

(美) 巴尔赞 著 严忠志 马驭骅 译

策划编辑 王志毅

责任编辑 钱济平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28)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9mm × 1194mm 1/32

印 张 8.5

字 数 147 千字

版 印 次 2009 年 6 月第 1 版 200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6726 - 3

定 价 30.00 元

作者序

承蒙出版机构的建议，我同意将80年代撰写的关于当代文化的若干文章编撰成集。我有幸得到阿瑟·克雷斯托的大力帮助；他身为批评家和编辑，其丰富经验让我深受裨益，助我完成本书文稿清理，使之顺利出版。此外，珍妮特·霍普金斯——在韦斯林大学供职的本项目促成者——拨冗细读文稿，并且进行了校勘。根据他们的建议，我删除了论题性典故、无谓重复和歧义文字，消除了讲台言辞的痕迹。这两位朋友还帮我完成了许多事务性工作，就本书提出了审慎的改进意见，我在此谨致深切谢意。

但是，本书各章的顺序完全是按我自己的主意编排的，我让明显讨论相同题目的文章保持一定距离，而不是集中成为一个序列。这种分开编排的做法旨在显示与明显联系形成的交叉隐含关系。于是，开篇三章讨论目前所用的处理文化

产品的方式；接着的四章表明社会意识本身的状态；其后的两章批评了大学所教授的对待自由主义者和艺术的态度；最后三章考察文明处于衰落状态的可能迹象。

文化的本质是阐释。从文化的任何一个部分，研究的目光都可以发现其与看似毫不相关的另一部分之间的联系。如果读者能够从我描述的角度，发现这种宽视角的观点得以深入或扩展，我发表这些文章的目的就会得以实现。

目录

文化：高雅与枯燥	1
无法解决的问题：为艺术提供资金	30
历史如今在何方？	50
批评家的作用	71
重视时间和空间	87
相对主义的怪物	104
退场吧，人文学科	135
艺术的过剩	152
单一成因谬见	164
败坏的许可证	183
查找！核实！	209
迈向 21 世纪	228
特别说明	260

文化：高雅与枯燥

迄今为止，文化这个词语被用来表示许多意义，给头脑敏锐的读者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困惑。人类学家是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是他们使用文化一词来表示一个部落或民族的所有信念模式和行为模式。当时可以使用社会一词，但是，社会学家看来抢先使用了这个词语；年轻的学科希望拥有一个自己独享的词语。公众从人类学家那里知道了文化这个意义宽泛的词语，然后将它重新用于各种各样的目的。例如，艺术家受到“自己所处文化的限制”（意思是社会环境）；艺术界也与周围的文化抗争（意思是某些信念和道德观念）。此外，文化（意思是社会制约）产生神经症患者——他们是无法反击的人群。出现这类意义变化之后，文化这个术语开始像原子一样分裂，于是，我们得面对两种不同的文化、反文化、族裔文化以及若干亚文化。文化如今是人们喜欢或者讨

厌的社会现实的任何部分。

在本章的讨论中，我所用的文化一词表示智性和精神产生的传统事物，表示思维所形成的兴趣和能力；总之，它表示曾被称作修养——自我修养——的努力。这个最初的意义——例如，马休·阿诺德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所用的意义——显然是一个隐喻。它基于农业耕种——耕地，撒种子，收获有营养的东西。我们在使用“有教养的男女”、“有修养的人”这两个短语时，仍然承认这个意思。这里的隐含意义是，人的自然状态物质已被翻动、耕犁，播下具有良好萌芽的种子；这样，人和被种下的东西的潜能以可见和有用的方式得以实现。

既然文化不再明晰，为什么不直截了当地说“受过教育的男女”？这里的回答是，教育一词与文化类似，已经被人滥用。在此没有必要讲述教育一词所经历的类似磨难。如今，任何一个拥有从自称教育机构的学校获得文凭的人都被列为受过教育的人士，小学和中学的种种异类做法也被说成是教育。教学与教育之间的差异已经被人遗忘；我们常常听人说，在某某学校或学院中，学生被给予教育。

在这种情况下，我所关注的与随意使用的文化和教育这两个术语所表示的迥然不同。文化和教育是在这样的人身上发现的品质：他们首先接受了读写训练，然后在面对逆境

时，培养自己的心智，进行自我教育。在每一个时代中，都有希望通过体育锻炼强身健体的人；与之类似，也会出现希望进行这种历练的人。但是，这样的情况也是常见的：许多其他的人——如果得到鼓励——可能形成同样的愿望，根据自己的方式，成为身强体健的人，成为有修养的人，或者同时具有这两种品质。

有些机构为所谓的文化利益服务；如果由于任何原因，我们希望了解文明——当下或者过去的文明——的这一组成部分，那么，我们会试图猜测这样的人士在巨大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而考察这些机构。其原因在于，显而易见的情况是，当文化的内容在长达数百年的岁月中被人了解时，没有哪一个人——实际上，没有哪一代人——可能拥有整个文化遗产，更不用说在没有损失或歪曲的情况下加以传承了。需要特殊的守望者，因此出现了图书馆、博物馆、剧场和其他机构，以便积累文化作品，延续文化欣赏，促进文化生产。

随着时间的推移，需要保存、分类、标注、参考和讲授的文化内容越来越多——更别说发现、记录和欣赏的东西了。如今，我们面对长达 500 年之久的连续的文化创造和保存活动的结果，我们还一直从其他文明中得到大量同类材料，此外，还有持续增加的来自遥远过去的罕见发现：我们现在拥有古巴比伦人创作的颂歌、古埃及人的情歌、古石器

时代克鲁麦农人的岩画。毫无疑问，海底探索将会很快告诉我们海妖唱给尤利西斯听的歌曲的词句。

任何人都可能会说，我们以非常有效的方式、怀着发自内心的尊敬来处理这种数量日益增加的宝藏。19世纪形成了对艺术的崇拜，培养了对历史的激情。所以，我们对一切东西都照单全收，用专业术语来说就是，“使其得以利用”。此外，我们对文化的关注并非完全采取厚古薄今的态度。我们认为，应该鼓励现代创作，鼓励年轻一代。业余音乐、绘画、戏剧演出、诗歌朗诵以及写作训练班在全国蓬勃发展，这不仅是因为人们具有这种自然愿望，而且因为得到了私人资助和公共拨款。人们似乎会觉得，这个世纪虽然备受战争、屠杀和管理不善之害，然而却从高度发展的真正文化中得到了赎救。

不过，请允许我冒昧提出，从质量和尊崇的意义上说，文化——文明——正在衰落。文化衰落事实上是与各种各样的文化活动——所有这类收集、展示、表演和促进的活动——成正比的，而这类活动的发展和扩大是得到善意的公众支持和私人支持的。其原因不仅在于，过多的活动往往分散人们的注意力，没有留下时间让人们消化和思考文化体验，这是过量活动的一个重要缺陷。此外，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它可以用一个术语来说明：**自我表现意识**（self-consciousness）。

首先，现代社会关注并且喜欢用语言表达与艺术文化相关的问题。文化艺术是一个词语，意思是声誉和金钱。纽约州参议院有一个文化产业专门委员会，这肯定不是唯一一个。私人基金和公共基金从经济这个角落里涌进流出；长期以来，艺术家和艺术爱好者对忽视其特殊利益团体的做法愤愤不平。自我表现意识溢于言表。我们努力从事艺术活动，刻意形成审美行为，而统计数字收集者也紧随而来。假如一位来自外星的访客——在校园或者某个艺术聚会上——问任何一个信息灵通的美国人：请告诉我，在这个国家中，我如何去找到高雅文化的证据？他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去我们的高等院校吧，当然，也可看一看许多著名的博物馆、图书馆、音乐协会，读一读我们的文学季刊。我可以相当确定地说，大学会是首先被提到的，而且我敢肯定，那位提供信息的人会一一列举**机构**，而不是个人或者著名团体——那些自我选择出来的人群。

没有说出的假设是，在这些学术机构和其他机构中，相关负责人是有修养的男女，能够向一个陌生人描述今天西方文化的状态。这一点说起来似乎有理，然而我认为，这位来自远方的客人在了解的过程中会再三感到失望。他会发现，这些异常聪明的人——常常是学识渊博的人——信奉一种特殊艺术的**理念**，致力于相关学术研究、表演理论或者批评理

论，具有管理事务的实际能力，但是，他们一门心思地忙于处理文化事务，没有在这个过程中——或者在事务之外——提高自己的修养。如果在交谈中出现所选范围之外的话题，这位谦虚的对话者可能说：哦，关于这个问题，你得去见琼斯，那位搞音乐研究的（或者罗宾森，那位搞版画和雕刻管理的；或者史密斯，我们这里搞戏剧的人）。

在此，我并非只是重复专业化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我所指出的是专业化所隐含的，但是很少被人注意或者表达的某种东西，那就是，通过专业化，文化被委托给专家了；文化已经不再是其分享者用来完善自己精神的财富了。一个显而易见的后果是这种碎片化：大家都在谴责，没有人采取实际行动。专家把一个小题目当做自己的领域——而且一辈子都是兴趣或眼界狭窄的人。但是，通过这种文化委托，艺术和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被转移到一个新的场所中。这些美好事物的价值不再是给人们的头脑和内心带来的直接影响；它们的价值在于作为职业，作为谋生手段，作为荣誉标识，作为被销售的商品，作为文化产业的组成部分。

有人可能会觉得，我错误地表述了现状的某些部分。但是，真实的情况是，任何人都可能分享文化；实际上，在若干方面，业余爱好者脚下的道路是容易的，畅通的。但是，在那些守护者所提供的帮助及其鼓舞人心的例子影响之下，

业余爱好者很快又变成一名专家，一名代表。画作收藏家是关于其藏品的信息源泉；室内乐演奏家可以滔滔不绝地大谈弦乐四重奏曲的文献；一名简·奥斯丁的爱好者很快成为公认的小说解读名家——但是他却几乎没有听说过狄更斯。类似情形也出现在对芭蕾舞、电影、雕塑和建筑的爱好之中；或者从交叉角度看，出现在对古代、中世纪、其他世纪、风格和流派的爱好中。人们显示出来的这类爱好几乎不属于文化范畴；它并不是为了自我修养；更确切地说，它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个人癖好，一种休闲活动，近似于当棒球球迷。这两种消遣活动都形成相同的事实性知识的大量堆积，这类人的心态是守财奴式的，目的在于卖弄学问。有一点很能说明问题：据说有300多个学会，每一个专门研究一位作家，其成员几乎是清一色的业余爱好者，他们进行研究，召开会议，就一些学术问题进行商谈，而且——肯定——出版业务通讯。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我把这种处理文化问题的现代方式称为自我表现意识的令人遗憾的标志？有人可能会说，艺术缺乏赞助，在大学校园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处；对应机构的专业性越来越强，以便为学识渊博的受众服务；政府和基金会形成了项目资助基金体系，以满足公众的需要；许多鉴赏家也乖乖地一一就范。所有这一切都是逐渐形成，没有形成其结果的预示和前兆。实际上，许多人并未意识到已经出

现的变化，觉得这一切全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与整个局面相关的完全有意识的因素是这种做法背后的狂热决心，是其规则和定义的种种计划，是设立了各类附属专业的大学系部，例如，你会看到一个研究19世纪的男子、一个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女人，或者一个研究弥尔顿的学者——他每周一、三、五的上午10点在课堂上口若悬河，大谈这位诗人的创作方式如何有理。基于这类善意的系统化，加之现存的选修课制度，于是形成了这个原则：每个人在某种时段——通常在大学期间——必须服用一定剂量的这种精心搭配的药物。

这种模式对公众产生影响，这在广告商笔下的都市女郎肖像画中得以生动体现。她大谈特谈自己的情况，她的言论让我们一瞥公众内心的一个重要部分。下面这段文字是她的典型沉思之一：

一个女孩是否可能**非常忙**？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修17个单元课程，在自己休假和学校放假时加紧完成自己的事业，在可能安排时学习唱歌和舞蹈，努力与我的五位亲密朋友保持联络，抽时间欣赏迈克尔·杰克逊的乐音，阅读托马斯·哈代的作品，为儿童禁毒计划工作。哦，对了，我还有养了三匹马、三只猫、两只鸟，我的狗名叫杰克。我最喜欢的杂志说，“非常忙”的意思是，

你不愿缺少任何东西……我喜欢这本杂志。我猜想，你可能会说，我就是那都市女郎。

念完大学之后，当她步入中年时，迈克尔·杰克逊有可能淡出她的生活，托马斯·哈代可能占据上风，引导她进入我刚才描述的鉴赏家行列。在某种意义上，学术和大学会赢得另外一个新兵。或者说，大学学习的东西可能毫无用处，那17个单元的课程加起来等于零。

但是，在学术机构的实际围墙和象征性围墙之外，是否可能存在文化生活？几乎不可能。公众心态在各个方面都受到学术思维的攻击。在绘画和雕塑展览上，解释和评价通过耳机，灌入观众耳朵里，或者被印刷出来，贴在每件作品的旁边。在音乐会上，听众首先阅读节目单。除了刚刚出版的新书之外，所有图书都附有导读和注释。参考书在数量上与正式读本不相上下，其中包括手册、文摘、关于每个题目的字典——它们都以简略形式提供相关信息。

这种枯燥无味并不是唯一的剥夺方式。过去的情况是，谦虚的读者通过了解历史来满足好奇心，刺激想像力，提高自己的心智。此外，上乘的历史著作是文学的组成部分。如今，那个文化来源也已枯竭：它已经被委托给专业历史学家，而那些人写书的目的不是给公众提供读物，而是为圈内

人士服务。最近，他们狭窄的课题已经不再以历史为主，而是逐渐变为社会学或精神病学方面的叙述，历史叙事已经难觅踪影。这样的论题并不是为了吸引一般读者。他或她很可能不得不求助于传记这种依然受人欢迎的体裁。不过，当所谓的历史著作不是回顾性精神病学文献时，它常常是囫圇吞枣式的细节堆积，信息大多来自对死者幸存下来的朋友或敌人的采访。

非学术读者以前享有的对头脑的另一种文化训练是哲学。存在与生成、认识与感觉印象、真理的检验、常识的矛盾，关于这些东西的深刻问题并未失去其迷人之处。但是，哲学家们如今已经不再为有才智的读者写作，而是面向自己的专业同行。全世界寥寥数千学术性哲学家自己也并无节制：他们维持了70种以上的学术刊物。但是，在为数不多的栏目覆盖一个以上哲学分支的刊物上，任何一位哲学家都难以读懂每期中的一两篇文章。这种深奥难懂的状态被归为课题的“技术性问题”。自从威廉·詹姆士、罗素和怀特海的哲学著述问世以来，哲学与历史一样，已被学术没收了，束之高阁，处于文化影响之外。

我并不愿意指责任何以诚实方式使用智力的行为。我的目的仅仅旨在将隐含主张与实际结果，将专业与实作加以对比——不是将两者之间的不一致归因于个人错误，而是归因

于这个世界的趋势，归因于具有欺骗性的时间进程。有人认为，学术研究正在为文化和人文学科服务；依我所见，这一看法是错误的。真实的情况是，艺术和文化不应被放在大学中。文化本身与学术研究本身格格不入，大学不可能是文化艺术的家园。请追溯一下我们现在所知的学术研究的前身吧。它源于文艺复兴时期出现的这一愿望：确定古代典籍的明确清晰的正确版本。1885年，尼采使用了 *Wir Philologen* 这个短语作为其著作一章的标题，意思是“我们学术研究者”；这提醒人们，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多数时间里，学术研究从事的一直是校勘和语言文字方面的事情。

文本校勘批评者使用的方式和常规超越了其最初范围，扩展到其他学科，特别是史料编纂；在那个基础上，人们采取的一个顺理成章的做法是将这些方法用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这些方法得以普遍传播之后，学术研究习惯成为一般惯例；如今，在周刊中，在参考文献中，在商业文案和政府文件的其他学术性参考资料中，人们会见到过于精细的参考信息。

在所有此类做法中，无论以适当方式还是以拙劣方式，学术研究的最初意图维持下来：这就是分析，即就一个对象进行狭隘的详细考察，其目的是获得结论。这些做法转而又必须得到论证支撑，必须考虑别人已经提出的论点——所谓